



## 炉火可亲

■ 四川广汉 张春波

冬天，“围炉”是一个很温暖的词，家人闲坐，炉火可亲。一个圆圆的土制暖炉，里面的木炭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，忽明忽暗的火苗上下蹿动。几双冻僵的手争先恐后地靠近暖炉，感受一种看得见的温暖。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。”围炉而坐，浅饮低酌，雅哉乐哉，那样的日子，那样的时刻，即使窗外飘雪，心也是在春天了。围炉小聚常给人返璞归真的感觉，是闲适和平淡生活的涟漪。

暖暖的炉旁，是小孩们玩乐的天堂。他们会变着花样搞吃的，拨开红红的炭火，埋上几个红薯或者土豆；把馒头放在炉边烤得黄酥酥香喷喷；或挥勺做糖画。做糖画，最有趣，架一口小锅在炉上，里面放几块红糖，在火上慢慢熬着。待熬化之后，用勺子舀起一小勺糖汁，在涂抹上一层菜油的菜刀上轻挑慢捻，不一会工夫，就勾画出栩栩如生的各式图案。然后用竹签蘸点热糖，粘贴在上面，再用一把又长又薄的刀片轻轻地撬起来。这样，一幅美妙绝伦的糖画就诞生了。吃成花猫似的孩子都会说，比街上卖糖画的那个

老师傅做得还好看还好吃呢！

老人们安详地坐在宽宽的藤椅上，而脚下绝不可以缺少这样一只暖炉，暖炉周围更少不了是一群吵着听故事的孩子。老人们端起一杯盖碗茶，深深地啜上一口，故事就随着那淡淡的茶香飘出……直到鼻子底下出现了奇怪的味道，大家才如梦初醒似地七手八脚从暖炉里“抢救”出一批如炭黑的烤红薯。手里还剥着烤焦的红薯，心却已经翻过十万八千里了。

土暖炉是主妇们的最爱。用竹片、柳条或荆条等编成的笼子，罩在炉子上面，一个简易的烘干机就做成了，小孩的尿布、袜子、鞋垫儿、湿衣物，统统都可以“烘”而干！“围炉向火好勤读”，对于读书的人，围炉更是妙不可言。躲在温暖的炉旁，任由思绪飘飞在散发着淡淡墨香味的字里行间。读累了，拨拨炉火，一点星光便是一个感悟，一串火焰便是一段故事。

虽然城市的冬天有暖气、空调、电热器等最现代的取暖器具，可我心里的那一团炉火仍然不会熄灭，红红的，暖暖的，炉火可亲。

## “铁腕”范仲淹

■ 池州 赵柒斤

北宋著名的政治家、文学家范仲淹坚持“不拘一格用人才”和“一家哭比万家哭好”的铁腕反腐，激荡起铁骨铮铮的浩然正气，震撼了一代代人心灵。

抛开妇孺皆知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范仲淹的“用人观”也堪称一绝。宋施彦执史料笔记《北窗炙》卷上谓：“范文正公云：‘凡为官者，私罪不可有，公罪不可无。’天下名言也。”北宋沈作喆《寓简》卷五延伸解读说，范文正公用人“多取气节”，忽略他们所犯轻微过错，如孙威敏、滕达道等深受器重。范仲淹担任西北边疆司令时，专门设立办事处，收留“谪籍未牵复者”。有人疑惑不解，范仲淹告诉他们：“人有才能而无过，朝廷自应用之，若其实有可用之材，不幸陷于吏议深文者，不因事起之，则遂为废人矣。”最典型的案例，是他提点、推荐了北宋名将狄青。

狄青原是一个代兄坐牢的小青年，脸上还刺了字，后来参军到边境打仗，因军功得以提拔。他还是低级军官时，认识了范仲淹，作为战区司令的范仲淹不仅没嫌弃他有“前科”，反而厚礼相待，“授之以《左氏春秋》：‘将不知古今，匹夫勇尔。’”狄青从此折节读书，精通兵法，后以武官任枢密使，成为一代名将；始终秉持举贤任能、为国选才原则，范仲淹认为比自己年轻15岁的富弼是“帝王的辅佐之才”，便把他的文章推荐给宰相王曾、晏殊，晏殊还把女儿嫁给了富弼，富弼最后成为北宋杰出的外交家、一代名相；喜欢谈兵的儒生张载，21岁时谒见52岁范仲淹，范仲淹“一见知其远器，作为将领实在屈才”，便对他说：“儒者自有名教可乐，何事于兵？”劝他读《中庸》。后来张载创立关学，与宋代二程的洛学、周敦颐的濂学、王安石的新学、朱熹的闽学齐名，成为北宋五子之一。

而“一家哭总比一个地区都要哭好”，更是范仲淹铁腕管吏的名言。在陕西前线遏制西夏攻势后，宋仁宗非常信任50出头的范仲淹，授权他推行改革。范仲淹提交了调研报告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，赵祯看后非常满意，除军事建议外，其他九条，补充细则，作为“一号文件”下发，全国执行。即后人所说的“庆历新政”。新政的重点就是干部制度改革，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烫手山芋，更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。宋朝冗官多，当官的渠道五花八门，有正儿八经的科考，还有“门荫”“纳粟”等途径。每逢重大庆典、祭祀等活动，皇帝都会现场大批量批发“官帽”，惠及干部子女、亲属及门人。同时，政府扩充军备、疏浚河流或赈济救灾，土豪多出钱出粮，便可以捞个一官半职，还形成制度。

宋仁宗亲政时，每年仅靠“门荫”当官的就远超科考入仕的人。范仲淹对此深恶痛绝，于是最先拿“门荫”开刀，他主持起草印发《任子诏》等限制干部子弟世袭当官的重要文件，规定州县主要负责人任期为3年，不得私自请求连任；任期超过3年，朝廷及时罢免，另择合格者担任。同时，不遗余力反腐倡廉，每次看到查实的贪官污吏，范仲淹大笔一挥把他们名字勾掉，他的助手富弼提醒说：“一笔勾了他容易，你不知道这样他全家都会哭！”范仲淹霸气回答：“一家哭总比万家哭好！”

## 火钵边上的快乐

■ 贵州贵阳 赵宽宏

火钵边上的快乐，是我童年的快乐。

火钵是什么？陶土烧制的瓦钵，在我的故乡，好像家家都有；自然，家境好的人家不是瓦钵，是精致的铜炉。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”。从前小火炉一般都是铜质的，有提把和炉盖，大的直径二十来厘米，可以将脚踏在上面烘，甚至可以放在被窝里热被窝；小的是手炉，仅十厘米左右。据说小火炉产生于隋朝。隋炀帝南巡至我们老家江都时，因天气寒冷，当地官员便赶制了一只小铜炉献给皇帝取暖。隋炀帝对这件小物喜欢至极、爱不释手。从此，小火炉流行于世。上述两种铜炉我们家都有，但我母亲怕弄丢，一般情况下舍不得拿出来给我们用，而是跟大多数人家一样，用瓦钵。

不管是瓦钵还是铜炉，要使用，要让冬天温暖，就需要燃料。我们那里是平原，一眼望到地平线。因为没有山林，也没有煤矿，历史上我们那里就是燃料奇缺，做饭烧的就是枯枝败叶和秸秆谷草。冬天取暖要靠火钵，火钵里的火种只能是草碎、锯末、谷壳之类的杂碎之物；可别小看了这些杂碎，它可温暖过我童年的冬天。

总以为，童年的冬天比现在冷多了。阳光虽是明晃晃的，但没有劲道，很阳萎。直至中午时分太阳直射时，屋顶团结在一起的雪才开始分化，一小块一小块地跌落下来，屋檐悬着的冰凌也开始滴滴嗒嗒……下午不到三点，寒冷又硬邦起来。那风，在树梢屋檐

凛冽着吹，杀猪似地嚎，阳光的温度就降得更低了。

但是呢，火钵很温暖。过去的农村，秋收秋种完成后，冬天就是农闲了，大人们基本都是宅在家里。聊天的，把火钵捧在手上；女人做针线聊家常，男人或打牌或谈天，又就会把火钵踏在脚下……冬天也似乎就不那么寒冷了。

对小孩子来说，火钵很温暖，火钵边的快乐也温暖。火钵里面是一把蚕豆，或者一把花生。火钵暖融融的，蚕豆、花生烘出的香味，一丝丝地、一缕缕地渗出来，飘起来，就有“噼啪”“噼噼啪啪”的声音在响；这声音比什么乐曲都美妙动听，逗弄着童年的馋虫。童年蹲在火钵边上，一边烘火，一边用筷子捡蚕豆、花生吃，吃得很快乐。冬天真的就不那么寒冷啦。

这种快乐，简单又纯粹，虽淹没在记忆的深处，可在冬天还会时不时地翻出来看看；我在今天就又翻了出来，心里就有温暖，蜜一样地流淌……

如今，那火钵连同我在火钵边上的快乐，真的一起淹没在记忆的深处了。现在的冬天，早就已经换了模样，多了一些温和，少了若干凌厉，即使故乡的孩童，如今大概也不知火钵为何物了。自然，要是让我们再回到童年的火钵时代，大概愿意的人并不会多。现在有电烤炉，有暖风机，有空调，有若干可以让冬天暖和的玩意。不过我想，若干年后，今天的孩童们或许不再有我“火钵边上的快乐”那样“美好”的时光可怀念了。

## 冬天的树

■ 山东临清 杨金坤

一片树叶落下。又一片树叶落下。最后一片树叶落下。沉默中，寒风中的树，褪去春天里的妩媚；甩掉夏天里的葳蕤；卸下秋天里的丰硕。删繁就简，干净、简约、素朴，以生命本原的姿态，傲立于寒风中，听风，临雪，给人以辽阔、高远的感觉。

庄子曰：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。寒风中的树，摒弃了喧嚣繁华，删除了丛生枝蔓，愈加干练凝重。远远看去，犹如一幅泼墨的画，朦胧得让人联想，清逸得让人赞叹。寒风中的树，不说话，不卑不亢，给人以激情和力量。生活中，每当遇到挫折，我总喜欢在寒风中的树下行走。行走在寒风中的树下，我总能感受到一种无言的鼓励，仿佛，在树与我之间，有着一一种无需诉诸言语的默契，像两个多年的朋友，不需要言语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寒风中的树，用一种豁达、一种洒脱、一种坚韧的风骨警示我：人生得意时，不狂妄；人生失意时，不妄自菲薄。无论生活如何艰难，依然对生活热爱如初。

寒风中的树，更像一位不言不语的智者，当天空

比大地更加生冷的时候，它不再有春天的绿意盎然、夏天的生机勃勃、秋天的醇香果实，它将无比的热情伸向大地内部，用自身保存的精力与大地交流，获取从春到夏、从秋到冬的生命密码。寒风中的树，虬立于寒风凛冽之中，一年一年，周而复始地生长，刻画出一圈又一圈的年轮。怒吼的风，刺骨的冷，都不能将其压弯，它傲然于天地之间，顽强生长，不管是百年还是千年，经历着岁月的洗礼及蜕变。

晚年的爷爷，极爱抚摸院子里的一棵老树，爷爷与老树站在一起，竟有些奇妙的和谐。寒风中，虽然老树不说话，爷爷也不说话，但我想，一场心灵的寒冬与精神的风雪，正在他们之间交流，那是对生命与希望最好的诠释。爷爷告诉我：人是会走的树，树是站立的人。一棵树，不管是活上十年、二十年，甚至是几百年、上千年，它都要经历一轮又一轮的春、夏、秋、冬，消长荣枯，循环往复。温暖也好，寒冷也罢，这都注定是生命的常态。生命终会消隐，精神不会消逝，人要宠辱不惊，做最简单的自己。

